

## 吳守禮教授的閩南語古典研究

最近台北市連續發生了幾場大火，祝融肆虐無度，幾乎到了沒有火災才算新聞的地步。萬想不到，大火竟然製造了一場台灣文化浩劫。

十二月七日，台語研究老前輩、台大文學院退休教授吳守禮先生宿舍發生火警，吳教授畢生所蒐集的閩南語文獻資料以及個人研究成果，全部付之一炬。次日報上說：「初步估計財物損失約五十萬元。」幾個報紙的「估計」都一樣，相信是警方的「估計」。

見報之後的下午，我約同建發兄、順文兄一道去現場看看，天啊！四棟台大教授宿舍全部燒毀。目前一棟市區公寓賣到千萬元，是誰估計四家台大教授的財物損失才五十萬元呢？教授雖窮，光是他們的藏書就不止百萬元，至於那些孤本書以及未發表的手稿，更是他們畢生心血蒐藏、研究的成果，這場火災損失是無法估計的一場台灣文化的浩劫啊！

吳守禮教授是目前所有研究台語的老前輩。每一個鶴佬語研究者都多少受過他的指導和支援，包括我在內。高雄許成章教授更言必稱吳教授為「老師」。王育德教授曾多次稱讚吳教授在鶴

佬語文獻學上的貢獻。

吳教授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鶴佬語文獻學家。他所收藏的鶴佬語文獻之豐富，與對文獻的熟悉，沒有人比得上他。他曾多次編纂鶴佬語研究文獻目錄，如：一九四九〈閩南方言的文獻〉，一九五三〈福建語之文獻〉及補遺，一九五五〈福客方言綜志目錄〉，一九六三〈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一九六七〈閩南語研究近況〉二篇，一九六八〈福建語的文獻簡介〉，一九六八〈從宜先生編著年表〉，一九六九〈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續編〉，一九七〇年〈台灣方言文獻目錄〉，共十篇之多。一九五五年著《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對日據時代台語研究成績作一總結，這篇論文與《台灣方言文獻目錄》原本是文獻會所編《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語言篇》的一部份，因省文獻會擔任審查的委員認為「纂述日人著作過多，且研究台灣方言豈須參考日人著作」，予以刪除。吳教授乃將其拒收部份自費油印發行。此二書一出頓成名著，被外國漢語方言學界當作重要參考書目之一。此後沒再出現過一部更詳細的台語研究書目，直到一九八八年筆者編《台灣漢語方言文獻分類書目》繼續蒐集，然於一九六六年以前書目仍多抄襲吳教授所著《台灣方言文獻目錄》，因一九六六年以前文獻幾已被吳教授蒐集殆盡，筆者能超出者著實有限。至如「……總成績」之類書目提要，筆者尙未能從事。

吳教授資料來源有三：台大圖書館、台灣省立圖書館及個人收藏。吳教授個人收藏的鶴佬語文獻大部份是圖書館所沒有的珍本，尤其是戰後出版的書籍論文，兩家大圖書館幾已停止收藏，

吳教授一人獨自擔負起收藏文獻的責任。他沒有任何資助，唯一的資金來源就是那微薄的教授俸給。然而這些藏書卻隨著十二月七日的一場大火，化爲灰燼。每一位台語研究者和關心台灣文化的朋友們聽到這消息無不震驚得不知所措。

吳教授不是一個懷舊的或投機的收藏家，他是爲了研究而收藏。早在日據時代就讀台北帝大中文系時他便對「歌仔冊」極感興趣。他曾經是日據時代最偉大的台語學家小川尙義的學生，但他的台語研究卻是讀一九三一年羅常培的《廈門音系》而得的啓示。日本人中出現了好幾位了不起的台語研究家，但日本人並不希望台灣人研究台灣話。日本人研究台灣話是爲了教授日本人台灣話以方便統治台灣和推行「國語」（日語）。動機雖然不純，但比起不願學台灣話、只要人說「國語」（華語）的國民黨似乎強多了。

吳守禮教授的第一篇論文是刊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人文科學論叢》第一輯的〈福建語研究導論〉。這一篇原是吳教授讀了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客家的方言〉而自慚於鶴佬人尙未能有一部研究自己母語歷史的「導論」出現，於是發奮著作，一九四五年日文稿成而台灣光復，遂無發表機會，一九四九年乃譯成中文發表。這是有關閩南語史的第一篇論文，吳教授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卓見。王育德教授參考這篇論文，一九六六年著《福建語成立の背景》、一九六九年著《福建の開發と福建語の成立》。

一九五四年吳守禮教授發表《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語言篇》，分緒論、音系、語法、方言羅馬

字列述四章，對台語過去之文獻及研究作一集大成的整理，是最好的一部台語研究入門書，也是日後各地方言志抄襲的依據。筆者曾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發表〈評十篇台灣方言志〉，盛讚此篇為所有台灣方言志中僅有的三篇認真撰寫的方言志之一，也是涉獵最廣的一篇方言志。這是因為所有纂修方言志者都沒有他的研究深度。

這篇方言志完成後，吳守禮教授的興趣轉向《荔鏡記》的研究。《荔鏡記》或稱《荔枝記》，內容是閩南潮州最膾炙人口的陳三五娘故事，直至今日「南管」仍傳唱不絕，「唸歌仔」（說唱）、「歌仔戲」亦常演出，前年許常惠更編為現代歌舞劇。只因台灣人失去了教育權、傳播權，年輕人多半對這個故事十分陌生。吳守禮基於對母語文化熱烈的愛心，從英國、奧地利、日本，蒐集到五本明末清初的古老戲文，潛心研究。一九七五年將戲文輯為《明清閩南戲曲四種》。這是閩南語最早的文獻。許多人以為台語沒有文字，實際上早在四百年前，閩南人就以漢字寫閩南語劇本了。

從一九五七年九月起，吳守禮教授即開始發表一系列的荔鏡記研究論文，最重要的如〈荔鏡記戲文研究序說〉、〈荔鏡記戲文研究——校勘篇〉（一九六一）、〈荔鏡記戲文研究——韻字篇〉（一九六二）、〈順治本荔鏡記校研〉（一九六六）、〈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研究——校勘篇〉（一九六七）、〈順治本荔枝記研究——校勘篇〉（一九六八）、〈荔鏡記研究〉（一九七〇）、〈清乾隆間刊同窗琴書記校理〉（一九七五）、〈清光緒間刊荔枝記校理〉（一九七八）……在那氣氛恐怖的戒嚴時期，他是海內唯一的台語研究者。二十幾年來吳守禮教授幾乎把一生中學問最成熟的中老年全部

貢獻於追溯鶴佬語古典文學的研究。他的研究對鶴佬文學的重要性，正如《詩經》、《楚辭》研究之於中國文學史、《源氏物語》研究之於日本文學史、莎士比亞戲劇研究之於英國文學史一樣重要。然而，我們的鶴佬同胞有幾個認識他呢？那些以為日文寫的、中文寫的才算是台灣新文學的新文學者，那些開始嘗試寫台語詩文的新文學者，有幾個曾經讀過鶴佬語的古典文學呢？台語文學具有四百多年的文學傳統，沒奠好南管文學、歌仔冊文學的根基便開始執筆寫些沒有鶴佬語味的詩文，世界上有這樣的作家嗎？

吳守禮的一系列古典文學研究中，我以為最具語言學價值的是《荔鏡記戲文研究——釋詞篇》，這是一本鶴佬語古語字典，他把現今失傳的早期鶴佬語詞整理出來，編成了這本書。這是最感興趣的一部著作。我曾經尋求一家專門出版台灣研究書籍的出版商出版，可是這家出版社以無利潤可得，拒絕了。我也向台北市文獻會尋求出版，文獻會還沒答覆，一場大火，把這本嘔心瀝血之作燒成灰燼了。

吳守禮教授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著是近年來轟動一時的《綜合閩南、台灣語基本字典初稿》。這本書成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先是由美國某台灣人基金會支助影印出版，一九八七年吳守禮教授回國，尋求前述出版社出版被拒，終由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一年賣去三百多部，也算是不壞的成績了。這是一部鶴佬語詞素典，鶴佬語詞素幾被蒐羅殆盡，音注正確無訛、文白音兼收、漳泉音並列，是杜嘉德以來最完備的一部詞素典。

可是吳守禮教授並不以此爲足，這本詞素典出版之後，他繼續完成《補編》，準備基本字典再版時附上。可惜補編尚未付梓，也隨著大火化爲灰燼了。

大火之後，我兩度拜訪吳守禮教授。見到他那憔悴的面容上掛著火傷，我的心裡一陣酸楚。談起一生辛苦收藏的豐富台語文獻和許多偉大的著作，吳守禮掩著面，不願讓我們看到他的淚水。良久，目屎吞落腹肚，淡淡地笑著說：「閣再來去收啦！」

還要再收？還要再研究嗎？教授已經八十歲了，爲了保存台語，已經把一生奉獻給台灣人民了。

走出吳守禮教授寄寓的愛女的公寓，冬天的冷風吹不散我的沉思。什音全書、各種版本的彙音妙悟、八音定訣、手抄十五音、渡江書殘卷、五音字彙、各種荔枝記戲文微卷、同窗琴書記、道光本御前清曲……這些海內唯一孤本，連同那一堆未出版的著作，就這樣一去不返了。

吳教授常自謙說他是揀破爛的，他的研究是爲台語做墓碑，這些帶有諷刺性的怨言，會不會成爲一句讖語，像大火燒掉他的藏書與著作一樣，一場語言的暴力，消滅了我們千古流傳的母語？使我們的母語一去不返呢？

很少有台語研究者真正了解吳守禮教授的貢獻。後輩小子常常沒讀他的書便在「關帝君面前舞大刀」。我也曾是這樣的一個後輩小子。可是當我進一步再去深研他的著作時，便覺得他高山仰止，而爲自己「半桶屎擔咧洩」羞赧。

(一九八八、十二、十二)